



英国病人

The English Patient

Michael Ondaatje

迈克尔·翁达杰 著 丁骏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The English Patient

英国病人

Michael Ondaatje

迈克尔·翁达杰 著

丁骏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0-3514

Michael Ondaatje

THE ENGLISH PATIENT

Copyright © Michael Ondaatje 1992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 LLC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病人/(加)翁达杰著;丁骏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ISBN 978-7-02-009131-7

I. ①英… II. ①翁… ②丁… III. ①长篇小说-加
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0010 号

特约策划:彭 伦 仲召明

责任编辑:陈 旻

封面设计:董红红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26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5

版 次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131-7

定 价 2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 电话:010-65233595

The English Patient

纪念斯基普·狄金森和玛丽·狄金森

献给昆丁和格里芬

以及路易丝·丹尼斯，并致谢意

“在座各位中的大多数，一定都还记得大吉勒夫的那场悲剧，先是杰弗里·克里夫顿死亡，接着是他的妻子凯瑟琳·克里夫顿失踪，发生于一九三九年寻找扎苏拉绿洲的探险行动。

“今晚会议开场前，我不得不满怀沉痛地提及这些悲剧事件。

“今晚的讲座……”

——摘自“伦敦地理协会”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会议记录

目录

- 一、 别墅 001
- 二、 毁灭边缘 023
- 三、 时而为火 063
- 四、 开罗南部，一九三〇至一九三八年 127
- 五、 凯瑟琳 143
- 六、 废墟里的飞机 155
- 七、 原地拆除 175
- 八、 圣林 197
- 九、 “泳者之洞” 219
- 十、 八月 255

一、別墅

她停下手中的活，在花园里站起身，望向远处。觉察到某种变化，是气候的变化。起风了，不一样的风，空气中一阵皮带搭扣的晃荡声，高高的柏树在摇晃。转过身，她往山上的屋子走去，翻过一堵矮墙，赤裸的臂膀上感觉到几滴最先落下的雨滴。她穿过凉廊，疾步走进屋子。

经过厨房她没有停下，径自爬上黑暗中的楼梯，然后沿着长长的大厅继续往前，大厅的尽头是一小方灯光，从一扇打开的门里透出来。

她走进房间，这里也是一个花园——墙壁和天花板上满是图绘的大树和藤蔓。那人躺在床上，微风轻拂着他裸露的身体，她进屋的时候，他慢慢地向她转过头去。

每四天她给他黑色的身体洗一次澡。先从已经没有形状的脚开始。她把毛巾弄湿，举在他脚踝的上方，然后拧出水滴在他身上，听到他轻声咕哝，她便抬起头，看见他的微笑。胫部上方的烧伤是最厉害的。深过绛紫色。骨头。

她照顾他有几个月了，对他的身体非常熟悉，沉睡的阴茎像只海马，臀部又瘦又紧。基督的腕骨，她这样想。他是她绝望的圣人。他仰面平躺着，没枕枕头，看着画在天花板上的大片绿叶，树枝组成的华盖，在那之上，蓝色的天空。

他胸口的烧伤略好些，可以碰，她就把炉甘石一条一条地倒在他胸口。她喜欢最后一根肋骨下面的凹陷，皮肤的悬崖。握住他的肩膀，她

对着他的脖子轻轻吹凉气，他嘟哝起来。

说什么？她问，一面回过神来。

他那深色的脸转向她，一对灰色的眼睛。她把手插进口袋里。用牙把李子的皮剥了，去掉核，然后把果肉放进他嘴里。

他又低语起来，把年轻护士那颗倾听的心拽到自己身边，拽向他思绪所系的任何地方，拽入那口他一再纵身跃入的记忆之井，在他死前的几个月里。

有些故事，由那人在房间里缓缓道来，会一层一层地往下滑，像只老鹰。他醒过来，围裹他的是画里棚架上四溢的鲜花，还有大树的枝干。他记起了野餐，一个女人，她亲吻过他身体的这里、那里，现在这些地方都已经烧成了茄子的颜色。

我在沙漠里过了几个星期，忘了看看月亮，他说，就像一个结了婚的男人好几天不会去看妻子的脸。这些不是疏忽之罪，而是人定的前兆。

他的目光锁住年轻女人的脸。如果她转动头，他的目光也会跟着她转移到墙上。她身子往前倾。你是怎么烧伤的？

那是一个傍晚。他手里捏着一张纸，用手指背轻轻地抚摸着。

我燃烧着坠入沙漠。

他们发现了我，用枝条给我做了艘船，拖着我在横穿沙漠。我们是在“沙漠之海”里，不时经过干涸的河床。游牧部落的人，跟你说吧。贝都因人^①。我向下飞，连沙漠都着火了。他们看到我赤身裸体地从火中

① 贝都因人：在阿拉伯半岛、叙利亚和北非沙漠中游牧的阿拉伯人。

站起来。头上的皮帽盔吐着火舌。他们把我捆在一个摇篮里，是个船架子，脚步轰鸣，是他们在架着我奔跑。我打破了沙漠的枯乏。

贝都因人知道火。他们知道飞机，自从一九三九年起天上总在往下掉飞机。他们的一些工具和器皿是用失事飞机和坦克的金属做的。这是天堂燃起战火的时代。他们能听出一架受损飞机发出的低鸣，他们知道如何在机身的残骸中穿梭自如。驾驶座上的一颗小螺栓成了首饰。我可能是第一个活着从一部燃烧的机器里站起来的人。一个头上着火的人。他们不知道我的名字。我不知道他们的部落。

你是谁？

我不知道。你问起来没完。

你说你是英国人。

晚上的时候他从来不会累到想睡觉。她念书给他听，能在楼下图书馆里找到的任何一本书。摇曳的烛光印在书页上，印在年轻护士念书的脸上，在这样的时刻，几乎看不到装饰墙壁的树木和远景。他倾听着，像喝水般咽下她吐出的每个字。

如果天冷，她就小心地挪到床上，在他身边躺下。哪怕是一丁点的分量，他也会痛，哪怕是她纤细的手腕。

有时候凌晨两点他都没睡着，在黑暗中睁着双眼。

他能在看见绿洲前嗅到它们的存在。空气中的液体。窸窣窸窣的声音。棕榈树和马笼头。马口铁罐子的撞击声，只有装满水，声音才会那么低沉。

他们把油倒在大片大片的软布上，然后放在他身上。油的洗礼。

他能感觉到身边总有一位沉默的男子，感觉到他呼气的气味，每过

二十四小时，每到黄昏，他会弯下腰打开包裹他的软布，在黑暗中检查他的皮肤。

解开布，他又是那个赤身裸体的人，身边是燃烧的飞行器。他们把一层层灰色的毛毡铺在他身上。是哪一个伟大的民族发现他的？他心里想。这么软这么软的枣子，被他身边的这个男人嚼碎了，从那张嘴吐出来又进入他的嘴里，这是哪一个国家发明的？这样的时刻，跟这些人在一起，他想不起来自己是从哪里来的。说不定他原本就是他自己在空中与之战斗过的敌人。

后来，在比萨的医院里，他觉得自己看到了那张脸，曾经每个晚上来到他身边的那张脸，把枣子嚼烂弄软然后放进他嘴里的那张脸。

那些晚上没有颜色。没有语言，也没有歌声。只要是他醒着的时候，贝都因人个个默不作声。他躺在圣坛般的吊床上，在他虚荣的想象中，成百上千的贝都因人围绕着他，当初发现他、并把那顶带着鹿角的火焰帽从他头上拔下来的也许只有两个人。对于这两个人，他的了解仅限于他们唾液的味道，伴随枣子一起进入他嘴巴的唾液，或许还有他们双脚飞奔的声响。

她坐着看书，书上是颤动的光。她不时瞥一眼别墅的大厅，那里曾经是战地医院，她曾和其他护士住在那里，直到她们逐渐一个个转走，战争在向北移，几乎已经结束。

生命中的这一段时光，她住在自己的密室里，书是唯一的门。书是她一半的世界。夜晚坐在床头柜前，弓着背，她读着一个男孩在印度的故事，男孩学习记住放在托盘里的各式各样的珠宝和物什，辗转于师傅之间——有人教他方言有人教他记忆术有人教他如何躲避催眠大法。

书躺在她的膝盖上。她意识到自己盯着书页上渗湿的地方已经不止五分钟了，有人把第十七页的边角折起来作记号。她伸手抚平书页。脑子里一阵疾走声，像天花板上的一只老鼠，像夜晚窗户上的一只飞蛾。她看向大厅，虽然那里一个人都没有，圣基若拉玛别墅里一个人都没有，除了英国病人和她自己。房子后面被炸平的果园种了蔬菜，够他们两个吃的，隔三岔五会有一个人从镇上来，她就拿肥皂、床单以及战地医院里剩下的随便什么东西跟那人交换其他一些必需品。豆子，肉之类的。那人给她留了两瓶葡萄酒，每天晚上她躺在英国人身边，等他睡着之后，她就会起来像模像样地给自己斟上一小杯，端到床头柜上，柜子就放在关了四分之三的房间外面，然后就慢慢地一边看着什么书，一边一口口把酒啜完。

给英国人念的书，他听得认真也好，不认真也好，情节都是断裂的，就像被暴风雨卷走的一段段公路，故事东缺一块，西缺一块，仿佛蝗虫把挂毯的哪一片吃了去，仿佛被炸弹震松了的灰泥夜间从一幅壁画上落了下来。

她和英国人现在住的这幢别墅就是这个样子。有几个房间不能进入，因为满是碎石。楼下的图书馆里，月光和雨水可以透过一个弹坑一泻而入——角落里有一张永远湿透的扶手椅。

她并不在乎英国人对情节断裂的感受。不念的那些章节，她也不会简单概括。她只是拿出书来，然后说“九十六页”，或者“一百一十一页”。这就是唯一的定位线索。她把他的两只手举到自己面前，闻了闻——还是病人的味道。

你的手变粗糙了，他说。

野草，大鳍蓟，一个劲儿地挖。

小心点。我警告过你那很危险。

我知道。

然后她就开始读书。

她的父亲跟她说过手的故事。那是关于狗的爪子的故事。只要她父亲一个人跟一条狗待在屋子里，他就会俯身去闻狗爪子下面的皮肤。就好像刚喝了一口白兰地，是世界上最棒的味道！她会假装恶心，但是狗的爪子确实是个奇迹：它的味道从来不会让人想起污泥。是教堂！她的父亲说，这个嘛是花园，那是草场，穿过一片仙客来——爪子上汇集了那只动物在一天里经过的所有道路的痕迹。

天花板上一阵像是老鼠疾走的声音，她再次停下读手中的书，抬头去看。

他们把敷裹他脸的那层草药取了下来。是在日食的那一天。他们一直在等待日食。他身在何处？这个知道预言天气和光的文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文明？艾尔阿玛，或者艾尔阿比亚德，因为他们肯定是西北沙漠部落中的一支。是他们接住了从天而降的人，又是他们用绿洲上的芦苇织成面具盖在他的脸上。草是他的盾形纹章。克佑的百草园是全世界他最喜欢的花园，那么细腻而又斑斓的色彩，就像山上一层层的山灰。

他凝视日食之下的风景。他们已经教会了他如何抬起双臂，从宇宙中攫取力量注入自己的身体，沙漠就是这样把飞机从天上拉下来的。他躺在一顶用毛毡和树枝做的轿子里。太阳被遮蔽后的半黑暗中，他看到火烈鸟移动的血管掠过他的视野。

他的肌肤总能感觉到油膏，不是油膏便是黑暗。有一天晚上，他听到高处空中似乎有风铃声，良久，声音停了，他也睡着了，带着对声音

的饥渴，那仿佛从鸟的喉咙中发出的渐缓的声音，也许是火烈鸟，也可能是一只沙漠狐狸，被哪个男人装在他斗篷上一只半开着的口袋里。

第二天，他又听到那种玻璃质地的声音，只是一些片断，当时他躺着，身体又被裹上了布。黑暗中传来的声响。黄昏时，毡布被取走，他看到一个男人的脑袋，架在一张桌子上，正在向他靠拢，然后他意识到这个人带了一副轭枷，上面用不同长度的线和金属丝挂了几百只小瓶子。他的身体仿佛是一张玻璃帷幕的一部分，包裹在其中向前移动。

此人的模样很像他念小学时临摹的很多天使长的形象，他从来没弄明白人的身体怎么会有地方长出这样强壮的翅膀。那人挪动时的步态悠长而缓慢，如此轻盈以至于几乎没有一只瓶子会倾斜。玻璃在涌动，天使长，被太阳晒暖的瓶子装满油膏，擦到皮肤上，感觉就是为了伤口才加热的。他的身后是变幻的光影——蓝色，还有别的颜色，在烟雾和黄沙中颤动。隐隐的玻璃撞击声，变幻莫测的色彩，威严的步履，他的脸，仿佛一把又瘦又黑的枪。

近处看，玻璃质地粗糙，喷过砂，失去文明的玻璃。每个瓶子有一个小软塞，那人会用牙齿拔出来，然后用舌头卷住，把两个瓶子里的液体混到一起，牙齿还咬着一个塞子。他带着他的翅膀，站在仰卧着的烧伤的身体旁，把两根棍子深深插入沙子，然后卸下那副六英尺高的轭枷，用那两根棍子支撑着。他从自己的店铺下走出来。沙没过他的膝盖，他走向烧伤的飞行员，把冰冷的手放在飞行员的脖子上，没有再拿开。

从北苏丹到吉萨的那条骆驼道上没有人不认识他，人称“四十天之路”。他遇到骆驼车队，跟他们交易香料和水，往返于绿洲和有水的营地之间。他穿过沙暴，身着那件瓶子大衣，耳朵里塞了两个小软塞，

这位商人医生自己看上去也像个容器，这位药油、香水和万灵药之王，这位施洗礼者。只要帐篷里有病人，他就会走进去，在病榻前支起一道瓶帘。

他蹲伏在烧伤的男人身边。两只脚后跟并拢成杯子的形状，然后人往后靠，头也不回地取出一只只瓶子。小瓶的塞子依次打开，香味随之四溢而出。大海的味道。铁锈的味道。槐兰。墨水。河泥箭木甲醛石蜡乙醚。混沌的气流。远处传来骆驼嗅到各色气味时的嘶鸣。他开始把一层黑绿色的糊状物涂抹到他的胸膛上。这是磨碎的孔雀骨粉，从一个阿拉伯人聚居区里交换来的，不知在西面还是南面——最有效的皮肤愈合物。